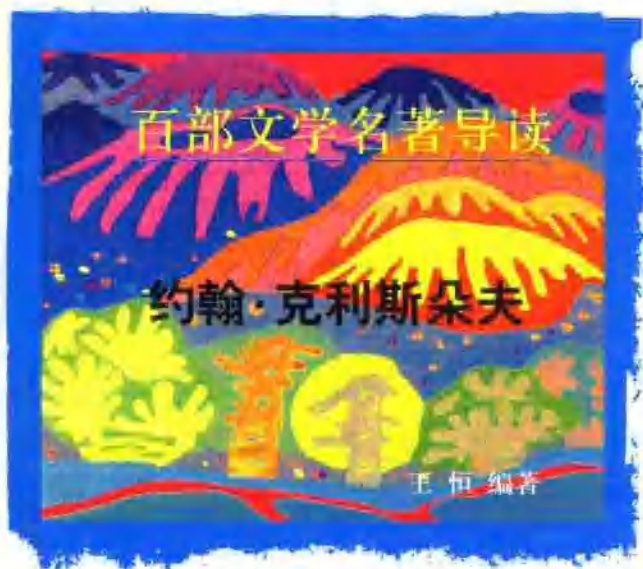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约翰·克利斯朵夫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30]
思想和艺术特色	[45]
精彩片段	[78]

《约翰·克利斯朵夫》导读

故事梗概

在德国有一条河叫莱茵河。在灰绿色的莱茵河畔，有一座亲王驻节的小城：红的屋顶，尖的屋脊，浓荫茂密的花园，鳞次栉比的散布在一个柔和的山岗下。约翰·克利斯朵夫就诞生在这个小城里。他祖籍是安特卫普。他的祖父老约翰·米希尔少年时脾气暴躁，喜欢打架，某次闹了乱子，逃出本乡。大约在五十年前他来到了这里。因为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在这每个人都是音乐家的地方很快就被别人赏识了。四十岁后，他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萨多罗斯，在当地生了根。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克利斯朵夫的父亲曼希沃·克拉夫脱是宫廷剧场的提琴师，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音乐家都知道他们。可是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因为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曼希沃娶了一个又穷又丑、又没受过教育的厨娘鲁意莎。曼希沃自己也莫名其妙。自从攀了这门大家都认为荒唐，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亲事以后，曼希沃懊丧极了，他开始没有节制的喝酒，而且越喝越严重，把他的钱和理智、才气统统扔到了酒里。以他的年纪，正应当发愤用功，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他却听任自己往下坡路上滚，家境日趋窘迫，可他却满不在

乎……

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得周围的事，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他的童年是沉闷的、孤独的，平时很少有人理他，他只是独自玩耍、沉思幻想，有时自己给自己讲故事，或者折根柳枝当指挥棒，在树林中，边指挥边唱给旁边的灌木丛听，要不就在指挥棒上缚根绳子，一本正经地钓鱼……轮到母亲去帮佣时，他还得照看两个三岁和四岁的弟弟。两个弟弟老是要人抱，抱不了的时候，他们便哭个不休。他们磨他，常常把他弄得发窘。

米希尔非常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孙子，有时黄昏散步时就带着他。老人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所以经常给孙子讲述古今伟大人物的历史，那时他变得慷慨激昂，发抖的声音表示他像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他讲着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公元前的日耳曼首领阿米努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吕佐夫的轻骑兵——诗人克尔纳，还有那个想刺杀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他眉飞色舞，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每每讲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就是关于道德的教训，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勿恶”等等。关于那个征服过欧洲的拿破仑的传说，他俩都是喜欢常常提到的。祖父曾经认识拿破仑，差点儿和他交战。但他是赏识敌人的伟大的，他说过几十遍：他肯牺牲一条手臂，要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能够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祖父很尊重当今的权势人物，有时在路上遇到了他的贵族学生的家长，也要停下来深深地鞠躬，说一大堆过分的客套话。每

当遇到这种情况，克利斯朵夫总觉得脸红。

为了贴补家用，克利斯朵夫的妈妈鲁意莎从不放过挣钱的机会，遇到特殊情况照旧出去当厨娘，人家结婚或小孩子受洗的时候，她帮着做酒席。曼希沃假装不知道，因为这有伤他的自尊心。每逢这种时候，六岁的克利斯朵夫就必须照看两个弟弟。一天，克利斯朵夫去接妈妈。女主人让他和自己的两个孩子玩。这两个孩子便一齐作弄这个穷小子，他们把他推倒在地上，又一起坐在他身上，把他的脸撒在土里，克利斯朵夫的衣服被撕碎了，手掌也擦伤了，他怒不可遏地从地上爬起来，低着头向他们撞过去，并打了那小姑娘一个嘴巴，又狠狠地给那男孩子一拳头。他没想到这下子可闯了大祸。女主人听到孩子们的哭声，气势汹汹地扑上来又打又骂。鲁意莎也被叫来了，她吓坏了，非但不保护儿子，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儿子几个嘴巴，还硬要克利斯朵夫下跪赔礼。克利斯朵夫大气愤极了，坚决不下跪。他抗拒着，咬着母亲的手终于逃走了。他回到家里一头扑扑在床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流，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卑鄙和残忍，他第一次尝到了人间的不公正。不久克利斯朵夫上学了。可是他天性好动，也比较淘气？从来不好好念书。一天老师气愤地说，他将来要比他的酒鬼父亲还要没出息。所有的孩子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他又气又羞。抓起墨水瓶朝一个正在大笑的孩子扔过去。他发誓再也不去上学了。母亲好说歹说都没有用？他父亲又把他抓到老师那里去，于是他就故意毁坏学习用品或用手帕勒自己的脖子。吓得老师只得打发他回家去。这时祖父送给孩子们一架旧钢琴，克利斯朵夫高兴极了，每当大人们出去时，他就爬到钢琴

上按琴键,那些深沉的、清细的、激昂的、柔和的音乐声深深吸引着他,使他着迷。孩子就是这样在音响的森林里徘徊,觉得周围有无数陌生的力量,偷偷地觑着他,呼唤他,有的是为了抚慰他。有的是为了要吞掉他……

有一天他被父亲撞见了,满以为父亲会责骂他。不料父亲看见孩子入神地坐在高大的钢琴前面,他心中一亮:“哦!神童!”忽然十分热心地给孩子教起钢琴来了。克利斯朵夫从而认识了音和音阶。曼希沃每天把孩子逼到钢琴前面三次,逼着他练琴,直到克利斯朵夫困得要合眼睛时为止。孩子很快就厌倦了,尤其是当他偶然听到父亲的计划是要把他训练成一头玩把戏的动物要拿到人前去卖弄时,他简直气疯了。他连去看看亲爱的河的时间都没有。他的骄傲和自由都受了伤害。他决意要跟父亲作对,不是不弄音乐,便是尽量的弹得坏,让父亲灰心。从此以后,他就实行他的计划。他故意把音弹错,把装饰音弄成一团糟。曼希沃叫着喊着,继之以怒吼;戒尺像雨点一般落下来。克利斯朵夫又哭又喊地从椅子上滑下来。曼希沃嚷着:“你非弹好不可!”“我偏不!”他吼叫着。曼希沃把他赶到楼梯上,说不好好练琴就不给他饭吃。克利斯朵夫哭着、咒骂着、幻想着如果跳楼自杀后父母伤心的模样。天黑了,他趴在窗户边,睡着了。尽管他在竭力地抵抗着,但终究还是斗不过下定决心要逼他学琴的父亲。他只得每天坐在这“刑具”前,流着眼泪学琴,并抽空去看看那条仿佛有生命的河。在孩子心目中,河仿佛是不可思议的生物,教给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什么也拦不住它,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也不问屋里的人是怒是喜,它总那么流着,它从来没有痛苦,只凭

着它那股气魄恬然自得。要能像它那样穿过草原。拂着柳枝，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砂块上面流过，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那才快活呢！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逆反心理以为自己对音乐恨透了，其实音乐带给他的某些情绪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头，使他不由自主地迷上了音乐。再加之祖父对他说的，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一次，祖父带克利斯朵夫去看戏。他从来没有看过戏，他在有点神秘的剧场里激动得直哆嗦。演出开始了，他虽然看不懂什么，然而剧中的音乐却给他留下了高尚、美好、动人的印象。散场时，祖父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美好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么美好的东西原来是一个人、一个音乐家造出来的。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本事啊！祖父告诉他这个作者就是德国青年音乐家哈斯莱。从此，他唯一的欲望就是看戏。

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利斯朵夫刺激得更兴奋了。著名的歌剧作者哈斯莱亲临小城指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全城为之轰动。在人们如痴如醉地对哈斯莱的指挥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无数丢到台上的鲜花中，克利斯朵夫也陶醉了。他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像哈斯莱那样的作曲家。哈斯莱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偶像。六岁的孩子也决必要写音乐了。其实好久以前，他已经不知不觉在那里作曲了。对音乐家来说，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星辰，雷雨，鸟

语、虫鸣、树林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咿咿呀呀的门……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只要去听就是了。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利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有如群蜂嗡嗡的蜂房。他有自己洗脸时的音乐，有坐在那架可恶的钢琴前的音乐，有妈妈把汤端上饭桌时的音乐，在没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更是自己一边唱，一边玩，这都是他编出来的曲调。一次，祖父神秘地给他一份乐谱，他莫名其妙地弹着，觉得这些曲子在哪里听过，祖父喜滋滋地告诉他：“傻小子，这就是你的曲子！这叫咏叹调，你那天躺在地上唱的，这是小步舞曲……”，“噢，祖父！”他扑在老人怀里兴奋得笑了。克利斯朵夫再坐到钢琴前时已是心甘情愿的了。一个骄傲的声音在他心中叫道：“我是一个大作曲家！”他从家用帐簿上撕下纸片来作曲，可是认真地坐下来写，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一天，高脱弗烈特舅舅来了。他是鲁意莎的当小贩的哥哥，他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卖些日用小百货，祖父和父亲都瞧不起他，克利斯朵夫也爱和舅舅做恶作剧。但他从心底里还是爱这个纯朴、实在的穷舅舅的。克利斯朵夫得意地告诉舅舅：他要作曲了，要成为一个大人物、大音乐家。他把作品唱给舅舅听！没想到舅舅说：“唉，真难听。你骄傲？你是为了让人敬佩才写的，所以受了罚。音乐要谦虚，要真诚……。”舅舅还说：“为什么要编呢？各种各样的歌都有了，有的是给你伤心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快活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你觉得累了，想着远远的家的時候唱的”；“音乐不是在屋子里写的？要呼吸到老天爷的新鲜空气才有音乐。”克利斯朵夫懊恼极了，可是舅舅的话总响在他的耳边。每次作曲

时他都忘不了舅舅，总怕写出来的曲子舅舅不爱听，撕了写，写了又撕。只要舅舅对他的曲子说：“嗯，还不太难听。”他就高兴极了。不久祖父和父亲决定把他的《童年遗兴》——克利斯朵夫作的第一号题献给大公爵。大公爵高兴地接受了并批准在音乐院大厅里演奏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全家人都忙碌地准备起来了。演出的那一天，克利斯朵夫被打扮得像只猴子一样出了场，观众的哄笑和目光把他吓得直想逃走。他低着头，目不斜视，直扑向钢琴，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只要一坐到钢琴前，他就什么都不怕了。演出非常成功。全场都轰动了，大家齐声喝采并要他再来一遍。克利斯朵夫对这种命令式的喝采一点也不喜欢。当父亲把他从椅子上抱下来他就拼命朝后台跑去了。三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了，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被正式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可是剧院再也引不起他小时候的那种情绪，他强打着精神演奏那些他不喜欢的音乐。有时他被大公爵召进府为那些笨蛋客人弹琴，他有一种动物园里的禽兽被人观赏、被人玩弄的屈辱感。他有时会气愤地把大公爵赏的钱扔掉，可是过一会儿又不得不强压着傲气把它捡回来，因为家里越来越穷了。他心绪恶劣，在家里所有的客人中间，他最讨厌的是丹奥陶伯伯，是祖父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是个新派德国商人。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带着一种虚伪和势利的气息。克利斯朵夫非常讨厌他，因他瞧不起艺术和艺术家们，甚至故意摆在脸上，肆无忌惮的羞辱那些乐师亲戚。克利斯朵夫尤其是伯父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

沉着脸。伯父又拿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像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怒从心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他的安慰只有高脱弗烈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父独来独往的性格是对的。他们常半夜溜出去，坐坐小船，在银色的月光下泛舟。舅舅轻轻唱起一支熟悉的民歌。他觉得舅舅越来越可亲可爱了。不久，家庭的支柱——祖父去世了，父亲成天喝得烂醉，而且还不断变卖祖父传下来的书籍、家具去换酒喝，克利斯朵夫痛心极了。一天曼希沃竟将那架钢琴也卖掉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神圣、最心爱的物品，他发疯一样扑向父亲喊道：“你这个贼！”过了几天，曼希沃终于丢掉了乐队的差事。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克利斯朵夫的肩上，那年他只有十四岁。但他没有一点儿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眼看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他还是不断地反抗痛苦。从今尔后，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作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

为了生活，他开始教课，每天都奔波于戏院、爵府和学生家中，咬着牙做着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倒在床上的时候，以往那些他崇拜的音乐大师们、天才们才会在他眼前浮现，就像在亲切地鼓励他继续拼搏下去。后来，在一次郊游中，克利斯朵夫结识了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奥多·狄哀纳。克利斯朵夫很佩服奥多的温文尔雅和博学多识，而奥多则对他的音乐才能和独立不羁的性格钦佩不已。两人发誓要成为好朋友。但不久，奥多进了大学，他们的

友谊也就随之淡漠了。在离克利斯朵夫家不远的地方,是十五年来无人居住的参议员克里赫家的老屋,这天克利斯朵夫爬上了界石。出乎意料地发现园中有两个女人看着他,弄得他又窘又慌。原来是新寡的参议员的太太带着女儿弥娜从柏林回来了。不久,她们就邀请克利斯朵夫到她们家里作客,母亲和女儿都很赞赏他的作品,待他非常热情诚恳,克利斯朵夫感到很快活。克里赫太太不仅关心从小就得不到抚爱的克利斯朵夫,而且还请他为自己的女儿教弹钢琴。弥娜有相当的音乐才能却不喜欢音乐。她有时也故意和克利斯朵夫捣乱,上课迟到或想出一些小计策来中断课程,有时故意把练习曲弹得很坏,故意让克利斯朵夫生气,她却很开心,在两小无猜的嬉戏和交往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初恋的感情……复活节的前夕,克里赫太太要带弥娜到亲戚家去住几天。离别时?他们难舍难分。哭得像泪人儿一样,他们互相思念,互通书信……约定回来的日子早已过了,弥娜音讯全无。克利斯朵夫为猜测她迟回来的原因而绞尽脑汁……克里赫太太对儿童的爱情并不当真。她装作严肃地说:“我以为你是个老实孩子。谁知你竟把我女儿弄得七颠八倒……”克利斯朵夫辩解着结结巴巴地说:“我赌咒,我不是坏人?我将来要娶她的……”克里赫太太微微一笑。“不,可怜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说。金钱、名誉将来他都会有的。克里赫太太坚决起来了:“不单是金钱,还有许多问题。譬如门第……”她用不着说完。这句话象一支针直刺到他心里。他眼睛终于睁开了,他突然明白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那种亲热的感情有的是高傲和轻视的意味。他脸色煞白的站了起

来,愤怒与傲气使他浑身抽搐,像小时候一样。他咬着枕头,拿手帕堵着嘴,怕人家听见自己的叫嚷。他把自己关在房里,痛苦得活不下去。他给弥娜的母亲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声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仆人。而是说“你那么无情的要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们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就在他痛苦得难以自拔的时候,一天晚上,鲁意莎的一声惨叫惊醒了他,人们在磨坊旁的小沟里发现了曼希沃的尸体。他扑在父亲身上,挽着母亲,他们俩一块儿痛哭着。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消灭了,别的痛苦都给扫空了。在唯一的现实——死亡——面前,一切都无足轻重了,他想起了父亲的许多优点。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止、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就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人生还得不断前进,不断向前。父亲死后,两个弟弟学手艺去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一道搬到菜市街一间简陋便宜的房子里去住。他感到极度地困倦和烦躁。生活一下子改变了许多。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高傲……似乎一切都崩塌了。他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正在进行一场人生灵魂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不久,他们旁边搬来了一位新邻居。是新寡的二十岁的弗洛伦萨少妇萨皮纳·弗洛哀烈克太太和她的小女儿。萨皮纳长得很漂亮,然而她懒散,衣着不整。她开着一间小针线

铺。夏日的傍晚，他们在乘凉时相识了。萨皮纳的青春风韵和大真娇媚一下子就吸引了克利斯朵夫。他向并不懂音乐的萨皮纳谈他的音乐、生活和许多琐事，只要能见到她，他的不安、烦躁、苦闷就都消失了。可惜不久，他的幸福感就随萨皮纳的病逝而失去了。在极度的痛苦和烦恼中，他开始走上父亲的道路，整天跟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得昏天黑地。母亲因此非常痛苦，除了叹息外只有祈祷。一天，离开他们好几个月的舅舅突然回来了。舅舅瞅着喝得醉熏熏的克利斯朵夫说：“你好！曼希沃。”克利斯朵夫以为舅舅老糊涂了，哈哈大笑：“我是克利斯朵夫。”舅舅却摇摇头：“不！你是曼希沃，我清清楚楚认识你。”克利斯朵夫似乎清醒了些，他彻夜未眠，发誓要摆脱父亲的影子。舅舅临走时慈爱地对他说：“别难过了。最要紧的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明天是永远有的……对每一天都抱着虔诚的态度，爱它，珍惜它，一个人应当竭尽所能。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情……”克利斯朵夫望着舅舅远去的背影，下决心要重新生活，开始工作。一天，他去听音乐会。乐队演奏着《(哀格蒙特)序曲》、《风流妇人》……嘴里嚼着东西的听众有的做着怪相，有的吹口哨……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的虚伪、那么不协调，观众是那么庸俗，连他心爱的《哀格蒙特》都显得不真诚了。越想越觉得可笑、厌恶，他竟忍不住大笑起来了，四下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要他“滚出去！”他站起身走了。自从他看清楚了德国人的虚伪以后，他下决心以后要永远表露自己绝对的忠诚。他逢人便讲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在音乐会或宫廷里都无所顾忌地发表他对那些声名显赫的音乐大师们的议论。人们以

为他疯了。他照旧作曲,因为创作是他按捺不住的需要。有一次乐队开始排练他的一部新作,担任独唱的是一位德国很有声望的女歌唱家。排练时,她随心所欲地唱,绝对不听从克利斯朵夫的意见。演出的日子到了,大公爵不到场,剧场里三分之一的位子空着。乐曲一首一首地演奏下去,场子里毫无反应。大家仿佛都睡着了。克利斯朵夫的心都凉了,他简直想丢下指挥棒就走。演出结束后?几家报纸一致恭维女歌唱家的演出,而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大加贬斥:风格繁琐、缺乏灵感、没有旋律……总之,一无是处。克利斯朵夫灰心、失望、愤怒到了极点。有一次克利斯朵夫偶然地跟一个衣着朴素、面目清秀的法国姑娘去看法国戏班子演出的《哈姆莱特》,受到别有用心的观众的议论、嘲笑,他感到十分愤怒,好象整个小城都跟他对立起来,把他视为敌人。不久,克利斯朵夫为之配乐的戏剧《伊英琴尼西》公演了,结果完全失败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英琴尼西》成为人们挖苦他的资料。人们开始联合起来攻击他,他的作品被接连地退回,唯一肯演奏他作品的人到时故意将乐曲演奏得一团糟……他当时的情形简直没法形容。“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的笑声至今还在他耳边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儿吗?”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的罪恶一样,他简直痛不欲生。克利斯朵夫因发表文章而得罪了大公爵,这样他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个靠山。他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他亲爱的舅舅,一个多么有骨气而又多么恬静的人,曾给过他多少帮助和鼓励的舅舅也永远不会回来了,他流浪途中死在一个小村子里了。“他孤零零地守着只知道爱他而不了解他思想的老母。周围是德国的

大平原，等于一片阴森森的海洋，他每次想逃出去，结果总是更往下沉。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地看着他淹在海里……”有一天，他漫无目标地在田野里狂奔，发泄着心中的怒气。突然，静谧、恬淡的春回大地的景象深深的吸引了他，生命的美、生命的激情把他包围起来了，他喃喃自语：“为什么大自然是这样美，而他们——人类——却那样丑？”小城的闭塞、偏狭、庸俗压抑着他的神经，他实在无法在德国再呆下去了，他突然把希望寄托在法国，想象出一个欢乐、光明、豪爽的国家，但母亲痛苦地挽留了他。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下午，克利斯朵夫信步来到一个小村庄，看村民们集聚在一起喝酒、跳舞。突然闯进来十几个大兵，他们喝过了酒要跳舞了。那个矮小凶恶的班长看中了一个名叫洛金的姑娘，硬要她陪自己跳舞，洛金拚命挣扎，班长恼怒起来，狠狠地打了洛金一个耳光，他刚想打第二下，克利斯朵夫从他背后扑过来，飞起一脚把他踢到了人堆里，班长气疯了，拔出腰刀狠狠劈来，克利斯朵夫忙用凳子打倒了他，两边一齐动手，现场一片混乱，士兵们寡不敌众，终于扔下两三个重伤的同伴逃跑了。班长发誓要报复，村民们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把怒气转到首先动手的克利斯朵夫的身上，要他承担全部责任。洛金和村民们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克利斯朵夫逃到法国去。克利斯朵夫来不及清理自己纷乱的思绪，只是匆匆地给母亲留下一张便条就只身逃往法国了。

他终于来到了早已向往的巴黎，在一家寒酸的小店里落了脚。破烂的街道，泥泞的路面拥挤的行人、混乱的军马，他